

史仲文 著

史仲文 著

正义 你听我说

史仲文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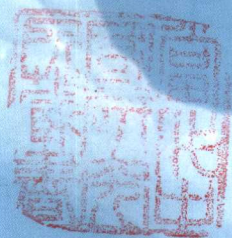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文联出版社

正义

史仲文 著

你听我说

1993.3.36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正义, 你听我说/史仲文著. —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, 1997

ISBN 7-5059-2846-5

I . 正… II . 史… III . 正义—理论 IV . B8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7) 第 25107 号

书 名	正义, 你听我说
作 者	史仲文 著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发行部
地 址	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策 划	王小兵
责任编辑	章扬恕
责任校对	湛静美 如心
责任印制	胡元义
排 版	弘文激光照排部
印 刷	北京通县鑫欣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431 千字
印 张	17.5
插 页	2 页
版 次	1997 年 11 月 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—10, 000 册
书 号	ISBN 7-5059-2846-5/I·2129
定 价	23.8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

目 录

第一章 历史大声疾呼..... (1)

●道德生命自“冲突”开始

●西方的文艺作品，自古希腊以来就有一个传统，写婚姻生活，写来写去，写成悲剧。中国的婚恋作品，最高兴大团圆，“月有阴晴圆缺，人有悲欢离合，此事古难全”，虽难全，我们中国人非让它“全”了不可。

●理论研究就是要理直气壮，天马行空；无一字无来处固妙，无一字有来处也很不错。

●有时候，正确与错误仿佛一对难兄难弟，诚如一位散文作家所说：“正是由于正确与错误的并存，才综合显示出真理的全部稳定性和丰富性。”

●悲剧的本质在于：好人杀了坏人，不是悲剧；坏人杀了好人，也不是悲剧；坏人杀了坏人，不是悲剧；唯有好人杀了好人才是悲剧——悲剧

固然悲剧，历史从这里开始。

●西方人相信基督教，国王再大，大不过上帝；作为历史发展的一个后果，就是欧洲不能统一，王权不能独立；而神的统治一旦打破，就开始发现人的文化价值与社会价值。中国人不重神仙，没有上帝，帝王地位至高无极，它的后遗症，就是官本位。

●中国儒学传统中，从来没有人人平等的概念；所以鲁迅看中国历史，看来看去，全是“吃人”。

●为着礼教而使人生异化，可谓削足适履；
为着虚名而使生命窒息，又可谓以礼杀人。
现代文明，将公民的情感视为一种神圣的权力。

喜就喜它一个山红水绿；

怒就怒它一个海啸风狂；

哀就哀它一个天地同悲；

乐就乐它一个百无忌讳；

爱就爱它一个天摇地动；

恶就恶它一个青眼白眼两不看；

欲就欲它一个万物皆备于我。

●为着人的感情，就要人的尊严。

第二章 突破与构建——现代公民道德

..... (21)

●日本人喜欢《呻吟语》，“呻吟语”上说：“深沉厚重，定力十足，这是一等的大人物。”

●人不能没有道德，但道德不等于一个活生生的人。可悲的是，在我们和我们的祖先论及道德的时候，往往忘记了人是道德的主宰，而自觉不自觉地把“人”变成了“道德”，又把“道德”变成了“神”。

●克隆乃英语 clone 的音译，说得通俗点就是无性生殖。然而它确实对人类传统观念产生巨大冲击。中国人好讲父精母血；西方人担心传统价值观念被彻底破坏，于是有人惊呼“万一希特勒的独裁狂人不断秘密克隆自己，世界岂非大乱？”

●中国古来的思想家、政治家、军事家、文学家、艺术家，也曾在旧有的文化基础上作出过许多轰轰烈烈、惊天动地的大事业，然而，谈到公民二字，却是空白，你也不问，我也不睬。

●中国古来没有公民，所以中国虽然早早地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萌芽，但这萌芽不会长成参天大树，它不过是成捆成捆的豆芽菜。

●公民是个神圣的字眼，现代文化观念中的公民，正如同中世纪时人们心中的上帝。亵渎公

民，就是亵渎上帝；欺骗公民，就是欺骗上帝。

●加里略说地球在转动，教会就要烧死他；尼采说上帝死了，他却安然无事。

●公民的十八项权力，在今日中国，也代表了十八种文化观念。

●有权者无权禁止别人讲话；
无权者有权对权力者自由发言。

●公民权具有不可转让性，不可例外性，不可分割性。一个人的公民权，正如一个人的生命，它可以存在，它可以消失，但不能分割，不能例外，不能转让。

第三章：流转与生成——现代家庭道德

..... (244)

●家庭文明方式是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出现的，勿庸讳言，一夫一妻制也不可能永存不灭。但以今天的现实而言：家庭不是万能的，没有家庭却是万万不能的。

●在文艺复兴代表的西方文明兴起的时代，性爱有时候就是一种革命的武器。

●人体美，是一种值得骄傲的审美对象。美丽的人体仿佛是一朵娇艳的花朵，再加上热烈的情爱就变成了一首动人的诗。

●健康的婚姻，需要宣泄与释放。正像愁苦

的时候，叹息是一种释放；愤怒的时候，叫喊是一种释放；失意的时候，哭泣是一种释放；快乐的时候，大笑也是一种释放。

●现代婚姻的基本类型：正三角形，棱形，倒三角形，等等。

●恶婚姻也有臭味相投时，仿佛乌龟嫁女，甲鱼娶妻。

●成才时效递减律与性爱时效自由律。

●恋爱与婚姻：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。

●有人说，“一个男人的一百个男朋友，也没有一个好女人好。”此言虽妙，情乎未全。其实，“一个女人有一百个女朋友，也没有一个好男人好。”

●美国人写文章，评说关于老年人的“五种谬论”；中国人补充并且分析了对待老年人的“四个误区”。

●现代家庭的发展趋势：一要民主化；二要“保守化”；三要开放化。

●古代人需要家庭，目的在于传宗接代，家庭的第一需要乃是生存。

●现代人需要家庭，为的是生活幸福，心情乐陶陶，精神喜洋洋，你不能给我幸福，我只好和你“拜拜”。

第四章 强化与规范——现代职业道德

..... (404)

●《我就怕“修理内部”》与《未必做贼才心虚》。

●秦砖汉瓦虽然是最有资格的古代文明的建筑功臣，在混凝土与预制板面前，就不免显得老朽不堪，成了落后的东西。

●传统技艺讲究的是传子不传女，现代人追求的是专利发明权。所以霍家拳绝不外传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绝不保密。

●当个厂长，就自以为高人一等，看职工如粪土，看自己似皇帝，甚至打人骂人，侮辱人格，凡此种种，不但失去人性，而且触犯法律，对此类行为，管你是中国人、美国人、韩国人，管你是黄眼睛、蓝眼睛、黑眼睛，一律诉诸法律，绝不姑息。

●企业经营，不智慧不行，中智慧不够，非大智慧不可。

●素质、素质，重在其质，质地不良，无素难绘。林黛玉固然是扶风系柳女大夫，你让她上阵杀敌，怕是不行。

●唯笛卡尔堪称一首数字的诗；
唯黑格尔堪称一首哲学的诗。

第五章 追求与塑造——现代社会公德

..... (457)

●公德是一面文明的镜子，但它不是变色镜，也不是哈哈镜。

●爱国主义不是民族主义，爱祖国还要爱人类。

●昔日之世界，唯有强权才能称霸；

今日之世界，唯有开放才能繁荣；

明日之世界，唯有共强才能共存。

●祥和，乃是一种情态追求。以小人之心待人，咻咻然有隙必报的人生姿态，已然是落后于时代的毫无价值的东西。

●宽松，乃是一种自由境界。被捆着的牲口，是想不到性爱的，只有在大草原中奔腾如虎的骏马，才能身心欢畅，足骋风流。

●至少自五·四运动以来，凡是能在中国文学史或中国思想史上占据第一流地位的作品，都是生人气浓，铜臭气淡，呕心沥血，敢怒敢言。这一点确实发人深省。

●不比不知道，一比真害臊：英国女王的菜单与中国官员的招待宴

第六章 现状与趋向——未来道德预测

..... (493)

●中国重德治，西方重宗教。

西方基督徒生来就背着“原罪”的大包袱，中国的儒者“敬鬼神而远之”。

●日本人有“至尊”“至强”之论。

日本人不敢“至尊”，“至尊”者唯天皇是属。

中国人不敢“自强”，因为“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”。

●中国人重乡土之情，西方人讲功利主义。

英国人到了北美，就成了美国公民。

中国人漂泊四海，念念不忘“落叶归根”。

●中国人自古重视人与人的关系，西方人更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。

所以，诸子百家，关心的重点全在人生与社会。

而西方的近代文明，先讲科学革命。

影响中国文明的，是孔夫子与秦始皇。

影响西方文明的，是哥伦布与牛顿。

第一章 历史大声疾呼

概说伦理精神，内容何其多。但作者有一点自己的见解：

第一，人人皆知，本人又没有新见解的内容，不说；

第二，别的书上已有，自己又没有新见或者批评的，不说；

第三，别的书上虽无，但作者认为意思不大的不说；

第四，人知我知，天知地知，一时说不明白的，此处不说。

那么，还讨论什么问题呢？且从“冲突”谈起。

第一节 道德生命自“冲突”开始

此开篇第一讲，就从道德冲突讲起，仿佛有点不吉利似的。然而没有冲突，也就没有历史。当然这不是说一切历史皆由冲突得来。而是说，历史本身就是一部新陈代谢史，就是一部除旧更新史，就是一部积淀变异史，就是一部文明进程史。

人类之前没有文明，仿佛动物界一样。后来有了文明，就是一大变化。先有母权，后有父权；父权高高在上，弄得妻子、儿子好不痛苦，又是一大变化。想当初，人类并不知道孝敬长辈，人老无能，吃了算了。后来知道了孝敬尊长，万幸、万幸。但事情发展得过了头，弄成“父为子纲”，慢慢走向反面。试问，是无父母的好，还是敬重长辈的好？是“三纲五常”好，还是民主父子好？应该说，历史的发展过程有它自己的规律。人类不可能一下子从猿跳到社会主义，

好像孙大圣一个筋头十万八千里，瞬息之间就到天堂之上和玉皇大帝饮酒去也。

历史有一个必然性发展过程，它既证明了这个阶段发生和存在的合理性，同时也证明了人类道德冲突的必然性。新的终究要代替旧的，而旧的又岂能如此柔顺地竖起降旗。于是冲突不可避免。

比如，秦始皇是一心要把皇帝这个专利留给自己的，最好长生不老；其次传与子孙。这想法，在中国经过 2000 年，也没谁觉得有什么不好。凤子龙孙，天命所在；你不屈服，等于叛逆。但到了 19 世纪末叶，就有了“君主立宪”的主张，紧接着又有“共和立宪”的主张。君主立宪就是学英国的办法，共和立宪就要废除皇帝。中国是龙的国家，皇帝是真龙天子，中国能没有皇帝吗？保皇党一闻此说，如丧考妣。恨不得饮尔之血，食尔之肉。在那样的时代，政治斗争如此激烈，道德冲突在所难免。

不但如此，就是饮食，就是卫生，就是穿衣打扮，也有多少道德冲突在其中。旧中国贫困不堪，吃饭问题为一切问题中最大问题。“民以食为天”。见面问好，先问“您吃了吗？”为人祝好，又喜欢说“您发福了！”发胖谓之发福，可见大腹便便乃极好之事。但现代科学证明，发胖并非好事，甚至是一件很不好的事。身体过胖，易患心血管病，就这一条，足以令人“谈虎变色”。现代少男少女，最忌发福，本来熟人见面，好生愉快，您非说人家的漂漂亮亮的大姑娘又长胖了；人家嘴里不骂你，心里也不痛快，说不定下次见面连招呼也不打。怕您老人家又祝人家发福。

中国自古以来是道德国家，道德国家自然有许多好的传统，但也有很多不好的传统，积习日久，积重难返。因为太过道德了，所以，为着某些小似芝麻的小事，就能造成血淋淋的历史。女子守节，不去说它了；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也不说它了。“三纲五常”一类旧事，全不说它。只说男人的头发，女人的小脚，就有多少血泪在里头。男人的头发，孔子说肤发受之父母，丢一根都心里难受，没了绝

对不行。可清人入关,就要改变发型,你不改,说明你心中反对大清帝国,杀头;你改了,又没民族气节,耻辱。何况说,后来有了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,就更不同了,“留发不留头”,“留头不留发”。剃头发向大清朝鞠躬,义军要杀你;留头发向义军表示友好,官府又要杀你。小老百姓原本个个穷得丁当山响,想不到为着自己长着头发竟然如此麻烦。其可悲乎?其可惨乎?

男人为头发发愁,大约愁在一时;女人为脚丫发愁,却愁在千载。所谓三寸金莲,双双都是女儿血,个个都成残废人。中国虽古称道德之邦,一下子就可以把半数人口弄成残废,其“丰功伟绩”令人发指。而更可怕的是,当事人还执迷不悟,以为弄成小脚,无尚光荣。父母又要狠心逼着女儿这样做,以为天道有常,非此莫属。大清皇帝属下的八旗女眷,也慢慢中了缠小脚的“魔”。连康熙皇帝下御旨禁止,都不能真正奏效,可见小脚的魔力真比大皇帝的玉玺还更有权威。

然而民国成立,一声令下,男子割去长辫,女子不许缠足,从头到脚来个解放。诚如鲁迅先生所言,中华民国虽然可爱的地方不多,唯有去辫放足这一点上,还算一个历史功绩。

然而,道德的冲突,也就伴随着这许多变化而时起时伏,愈演愈烈。没有冲突,女人们今天还缠着小脚,您说可怕不可怕?历史的冲突是无穷尽的,所变化者,不过在于冲突的形式与内容而已。而现实是历史的火车头。特别在变革时期,道德冲突更易表现出多重价值。

理论上的冲突来源于现实中的冲突。而历史的发展就其历史过程而言,不是匀速的,而是起伏不定的。有波峰期,也有波谷期;有突变期,也有渐变期;有稳定期,也有变革期。一般地说来,在社会处于突变时期,或者处于变革时期,这种时候,道德的现实冲突也是最为激烈的。

以我国的现实为例。“十年动乱”,“二十年改革开放”,不要说

自 1840 年以来，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了。仅以这 30 年为例，特别是近 20 年为例，中国的变化就实在太大了。而道德观念的冲突也比比皆在。有人说，中国人处在心理躁动阶段，也有人说，这是第四代人和前三代人的冲突。还有人说是改革力量与保守力量冲突的反映；有没有这么严重，不能确知。但只讲代沟恐怕不能完全说明问题。心理躁动确实够严重的，然而，为什么躁动？为什么偏偏这代人如此躁动，恐怕别有原因。什么原因？因为这是一个变革的开放的伟大的历史时代。各种社会因素都受到或将要受到冲击；各种传统力量都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。可以说，方方面面，无所不在。“一个幽灵，在中国上空徘徊”。不但在中国上空徘徊，简直就在每个人的心中跳跃，使他们虽欲平静，不能平静。试想一下，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去了，你要她平静，能办到吗？

随便举个例子说。道德牵扯政治，这是一般常识。政治态度和政治认识的转变又会冲击道德观念，也是一般常识。苏联人批评斯大林的个人崇拜，严格地讲，是从苏共 20 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开始的。然而，即使到了今天，很多参加过二次大战的老战士，对此依旧反感。他们抱怨后来人，不能理解那些与德国侵略者殊死作战的人们，高喊着斯大林的名字，冲锋陷阵的时候是一种什么心情。一口咬定，面对那种血肉横飞，披肝沥胆的壮烈场面，非有崇拜不可，或者说，非对革命领袖一腔悲忱不可。然而，后来人并不是要否定二次世界大战的英雄才反对个人崇拜的。可以这样说，如果处在个人崇拜十分盛行的时代，不管中国也好，不管苏联也好，抑或任何一个国家也好，谁要说了一句有悖个人崇拜的话，就有生命之虞。你小子有几个脑袋，敢反对伟大领袖，剥皮剜眼，全是自找。好在今日之中国，个人崇拜之风是再也刮不起来了，因为从社会领导层到每一个公民都反对这么做。人民对于现代政治，对于现代民主，对于社会进步，有了新的道德认识。

比如婚姻道德，中国自古重婚姻。这和印度人不一样，和基督

教国家其实也不一样。我们看中国的婚恋文艺作品，写来写去，非写到大团圆不可。夫贵妻荣，夫唱妇随；燕侣鸾俦，鱼水合谐；白头到老，同床同穴；一言以蔽之，“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”！然而，西方的文艺作品，自古希腊以来就有一个传统，写婚姻生活，写来写去，写成悲剧。“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”，虽难全，我们中国人非让它“全”了不可。

西方人不管这些，而且，他们对月亮也没有这许多诗情画意。他们崇尚悲剧，不怕情人惨死，只要留下一个精神。但近十几年以来，中国的道德婚姻观也在变化。这种变化既是潜移默化的，也是明目张胆的。什么私奔，什么无过失离婚，什么第三者插足，甚至性解放等等都出来了。人心躁动，婚姻出现新情况。中国人最怕离婚，在很多传统道德之士看来，就是死它“一半”，也比离异的好。离婚比死还难受。而且特别对“嫌贫爱富”，对“爱情转移”，特别不能原谅。中国人喜欢秦香莲，佩服包龙图，仇视陈士美。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，一被骂成陈士美，永远不能翻身矣。然而，这些观念现在已经发生了大变化。骂陈士美的少了，甚至有很多人觉得陈士美也是情有可原。比如电影《人生》，并非“人生没有环行线”；比如，报告文学写《阴阳大裂变》，都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映。婚姻道德，你在寻找人类，人类也在到处找你。

又比如，衣着仪表，所谓形象美吧！这几年的变化又大了。当然这件事和艰苦朴素之风也有矛盾。但大势所趋，人心所向，变化的方向无疑是对的。旧的观念，一件衣服，新3年，旧3年，缝缝补补又3年，怎么样？恐怕只能说是合乎旧道德，未合新规范。如果那样，中国的男男女女，特别是少男少女、妙男妙女，还能那么美丽动人，销魂动魄吗？虽然说一个铜板掰成两半花的创业精神，也曾被推为风范，感动人心。然而，如果挣钱也少，花钱又细，穿一条名牌裤子都认为不合经济之道，穿一套讲究的西服，买一套流行的时装，简直就是莫大的犯罪，却又差矣。美在召唤我们，虽不合旧式传

统，也只好舍身就义，去寻找新的道德共识。

再比如，职业道德。中国人自古以来，在很多领域的技艺方面都有独到的功夫和创造。然而。囿于行业和师传的要求，很多宝贵的东西，中途失传，难于起复。加上所谓“传子不传婿，传媳不传女”的老戒律，使这些技艺更易失传。然而这在中国古人看来，并非不道德，而且很道德；倒是那些违背师传祖训的人，才是欺师诳祖，大逆不道。邓友梅有一篇小说《烟壶》，立意文字都好，不去说它。然而用老规矩看，乌世保要拜聂小轩为师，或者聂小轩要收乌世保为徒，那么，乌世保就非得入赘聂家不可。这是一条铁的定律，谁也违反不得。万分幸运的是，聂师傅偏生有一位千娇万媚动转生辉又敢作敢为的好女儿，入赘聂家，一举两得，令人美得要死。然而，作为一种道德规矩，强迫普遍实行，就不见得是一件美事。比方说，纵然乌世保刻骨铭心，一定要学习内画手艺，而聂小轩偏偏有一个儿子，这事就没戏，你再痴情，也是白费。就算聂师傅没有儿子，可偏偏生出一位傻小姐，一加一不知道等于二，你让乌世保怎么办？或者聂公有一位患过天花的麻姑娘，怎么办？有一位野姑娘怎么办？有一位疯姑娘，怎么办？有一位不傻不呆，不麻不丑，不疯不颠，却偏偏和乌世保没一点感情的姑娘，又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没办法。无论哪种办法，结果必成悲剧。所以，旧道德传统风行了几千年，到了聂小轩这儿，还是给破了，尽管破的那么太过如人意，又有些甜得人昏头昏脑的不得劲儿；毕竟时代进步了，聂小轩、乌世保不肯做的事，有人要做了。

从道德理论方面分析，可以说，从古至今，从洋至中，从来就没有过完全相同的理论专著和理论认识。这也百分之百的合乎常识又合乎真理。如果两本理论著作完全一样，那么后者可能就是抄袭，纵非抄袭，等于无用。这就难怪曹孟德听说西蜀张松可以一字不差地背诵他的“孟德兵书”，二话不说，就把书丢在火盆中烧了。

理论论争由来已久。百家齐放，其乐无穷。因为有论争，所以